

## 护工李姐

◎ 李骁

初夏时节，李姐乘长途客车，又来到我妈家里，她带来了一大筐茄子、番茄、苦瓜、黄瓜，还有山核桃、腊猪蹄。李姐说，这些都是山里老家的山货，特地给我妈带来的。

李姐见了我妈，还是那么亲热，她搂住我妈问：“姑姑，您过得还好吧？”妈妈连连点头，泪水浮出了眼眶。

李姐在我家做过一段时间的家政护工，从我家回去以后，李姐在乡下种庄稼过日子。李姐说，她还是感到与土地打交道心里踏实。

那年秋天，爸爸走后没几天，妈妈便穿上了过冬的棉袄。妈妈说，越来越怕冷了。

爸爸生前久坐的沙发上，有一个小小的坑。妈妈恍惚中听见爸爸突然从那沙发上缓缓起身说，把火关了吧。厨房的砂锅里咕嘟咕嘟炖着排骨藕汤。爸爸爱喝藕汤。藕有洞眼，爸爸说，吃了藕，可以帮人心里透透气。

爸爸走了以后，那张他和妈妈睡了30多年的老床上，他的气息无处不在。妈妈半夜睁着眼，总觉得爸爸还坐在床前，半夜里时不时地帮她掖掖被角。

妈妈整整晚地睡不踏实，眼圈乌青。我跟妹妹商量后，决定给妈妈找个保姆一起生活，给妈妈带来一点温暖陪伴。

妈妈同意了。这一次，她没再舍不得花钱。

57岁的保姆来自邻县，与我同姓。她说她刚从广东那边回来，她在那里一个富翁家里伺候老年痴呆的老太太，老太太脾气暴躁，有时骂骂咧咧，或突然朝她扔东西，于是她辞工回了老家。

我说：“叫你李姐吧。”她点头说：“好的，谢谢、谢谢。”李姐说，她就称我妈为

姑姑。

起初见到李姐，其实我对她的面相不是太满意。李姐笑时，歪斜的牙外露，让我心里感觉有些突兀。

晚上，李姐和我妈睡在一张床上。我妈说，李姐晚上鼾声大作，感觉快要穿透墙壁了。李姐知道后，每天晚上等妈妈睡熟后才蹑手蹑脚地上床。妈妈觉得过意不去，对李姐说，老头子睡前睡觉也打呼噜，几十年来我都习惯了，没事儿。

李姐依然等妈妈睡熟后再上床，但她不知道，妈妈有时是在假寐。有半夜醒来，听着李姐鼾声大作，妈妈披衣起床，去翻爸爸的照片。李姐随后也醒来了，她对我妈说：“姑姑，白天我们一起看吧。”妈妈听话，和李姐一起又去睡了。

每晚睡觉前，李姐都要给我妈烧上洗脚水，给她在木盆里洗脚，还帮她按摩上一阵，说舒筋活血利于睡眠。有时我妈感到难为情，等李姐洗完脚后，也躬下身去帮她按摩脚。李姐慌张地闪开说，使不得、使不得。

李姐喜欢看手机视频学做饭菜，她还懂得不少民间偏方。李姐做的饭菜，我妈爱吃。妈妈的脸色渐渐变得红润起来。

平时，李姐常带着我妈到外面闲逛。李姐很快熟悉了这个城市的街街巷巷，家里的沙发缺了一颗螺丝帽，她很快去老巷子里梧桐树下王老三的店里买来安上；抽油烟机上油迹斑斑，她去刘大娘的店铺里买来老丝瓜瓤擦洗得明晃晃的。

有一天，我对李姐说：“谢谢你。”李姐很激动，说：“谢谢老板，我还做得不够好”。李姐马上又觉得叫错了，改口说：“兄弟，我是你姐啊，应该的、应该的。”

我伸出手，握紧李姐的手，两股暖流贯

通了。

李姐回了一趟老家去拿放在家里的衣物。回来时，她扛来一个麻袋，里面装着老家的核桃、山药、柚子、红薯等山货，还有几个扑满白粉的硕大的南瓜、冬瓜，放在墙边似眉开眼笑的胖娃娃，也让李姐老家的地气蒸腾而来。

李姐告诉我，9年前她离了婚，就去外面打工，进过工厂，做过家政工、医院护工、月嫂，如今存款有了几十万元。不过，这些钱是替还没在城里买上房的儿子攒着的。

李姐说，她在老家处了一个对象，是一个小时候患脑膜炎后有轻微智力障碍的残疾人。

那个快60岁的男人在家里种了好几亩地，还供养着瘫痪在床的老母亲。男人不太爱说话，每次李姐回去，他就嘿嘿笑着拉住李姐的手央求说：“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就在我家陪我嘛。”

李姐觉得这男人实在、安全，老了好做个伴。

有天，李姐搀扶着我妈去了一趟爸爸的墓地。在我墓前，妈妈把冰凉的石头一寸一寸都摸热了。李姐在墓前上了供果，轻声说：“姑父，我会把姑姑照顾好的，您放心。”

妈妈一把握住李姐的手，她的手在颤抖。李姐照顾我妈一年后，又回老家去了。那个李姐准备托付余生的男人，整天在电话里嚷嚷着要她回去，我妈也给李姐打气：“你回去吧，回去吧，他才需要你好好照顾。”

李姐默默同意了。回老家后，李姐与那个男人一起过日子，一起侍弄土地，土地也从来不负人，长出的粮食蔬菜足以养活夫妻俩了。

## 黄河佳境

白英 摄



## 藕花深处

◎ 郑艳琼

小时候，村小学全是田畴，每家都有一点，由于田常年被水浸泡，大家都不约而同种上了藕。到了夏天，田沟水流淙淙，荷叶田田如伞，最清凉的地方就属这片藕田。这里成了小孩子的乐园。

夏日里，荷叶绿油油的，还擎着圆滚滚的水珠，亮晶晶的，甚是好看。荷叶中间，藏着藕花。家人交代，不可摘藕叶、藕花，还等着结藕呢。我半信半疑，桃子、李子可是花谢后就从开花的地方结出果实，可是藕是长在泥里的，和花应该没有多大关系。且疯玩起来后，长辈的话就成了耳旁风。

有一天下午，放学很早，一个同学提议去摘藕花，一群人纷纷响应，我也在其中。

阳光热烈，万籁俱寂，我们沿着曲折蜿蜒的田间小路，东瞧瞧西看看，离岸边不远，伸手便够得着的荷花，咔嚓一折，如获至宝。摘了花，还要弄个伞，近处最大的荷叶便成为我们俘获的对象。手刚刚碰到茎秆，一个尖锐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：“扯不得，扯了么，藕烂啦！”吓得我回头一看，南边高处路上，一个老奶奶在大声指着我们呵斥。我们四散而逃。

逃到远离藕田的地方，大家纷纷拿出战利品，荷花，荷叶，还有莲蓬。有同学摘掉外边层层花瓣，把里面的花瓣放在嘴里咀嚼，说是甜的，好吃。我没敢尝试，我一直对吃进嘴里的东西保持谨慎。我则把花瓣由外而内一层层翻出来，鱼鳞状，宝塔状，很是漂亮。

没过几天，心痒痒，又去摘了一次。我们疾风般奔赴藕田，只是近处的藕花没有了，摘不到，想要下到荷塘里，但想起大人说过藕田淤泥很深，陷进去就出不来了，便不敢造次。老奶奶的声音又响起，我们已不惧怕了，都懒得回头一看了，咔嚓咔嚓，折荷叶声不断，顶着这柄绿伞，那些骂声好像都被这硕大的绿伞顶回去了。顶着年少的美好快乐，我们一路嘻嘻哈哈，疯跑在风中。但这份快乐里多少有些心虚。

工作后，有年夏天我去朋友家。吃过午饭，朋友说，去她家藕田里走走。我们站在水泥沟渠上，看着满眼的绿，风过处，绿波翻涌，时隐时现一朵藏着的藕花，内心泛起淡淡的欣喜。成年后的我，对藕花并没有太

强烈的喜欢。也许看过了世间太多的花，也许年少那种对任何事物都过于热烈的执着已经消失了。咔嚓一声，朋友折了一枝未开放的藕花递过来。“别呀，折了可惜，留着结藕呢。”她说：“那有什么可惜的，这个夏天错过了就没有了。折一枝不碍事的。”又微微一笑说道：“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她又摘了两柄藕叶，我们一人一个顶在头上。我想起曾经看过一个老人挑着一担藕花走在青石板路上，没有吆喝，买卖都很安静，生怕吵醒了花儿。我于是把食指放在嘴上，做了个“嘘”的动作，伏在朋友的耳朵上小声说，“别吵醒了花。”说完我们都笑了。我第一次在阳光下没有负担地好玩一朵藕花，淡淡清香里似乎还有年少的记忆。

多年后的夏天，父亲无限怅然地说起家乡的那片藕田已不复存在，曾经清亮亮的水田踪迹难觅。岁月辗转，求学工作，不知何时，藕田已荒弃多年。

夏天会按时到来，藕花会按时开放，曾经的少年已按时长大，散落在天涯，不知他们的记忆里，是否还有藕花深处的时光？



## 若将书籍比菜根

◎ 张叶

包里装着一本书，是初春在书店买的，我立志用一周时间，在上下班的途中看完。然而，春天过去了，才只读了一半，我不无懊恼——难道我也要失去阅读的能力了吗？非也非也！回想每天在车上度过的光阴，莫不是都给了手机：回复亲朋微信、看看娱乐八卦、刷刷短视频，若这期间掏出书来读，会有种小学生玩得正疯上课铃突然响了的不情愿，有种正食麻辣珍馐时突然上来一盘苦菜根的快怏。

于是一本书跟着我，日复一日，蹉跎岁月。而每当回到家，静下来，又觉得满心愧疚。

回想起少女时代，没有智能手机，同伴们最大的乐趣，是互相借阅杂志书籍，一本小说能让人读到不眠不休。那时候坐火车的人们，萍水相逢，不会自顾自冷漠地刷着手机，旅途太长，会鼓起勇气向陌生人借书报读会儿。大学时代，我课间最大的乐趣是读《古文观止》，那种能把文言文读到如行云流水的快乐无可比拟；我做很密的读书笔记，不放过任何生僻字，没有任何人要求，那种笔记一本又一本。

在校园读书多会令人肃然起敬，能赢得极好

的人缘和口碑。老师曾问我是怎么忍得住逛街和吃零食的诱惑的，我非常真诚地分享了毛泽东那句话：“嚼得菜根百事可做”，求学、求职路漫漫，岂能不需要“嚼菜根”精神？

多年的阅读也使我体会到，人生有过孤寂孤独的经历，才能品得“菜根”真味，得到“菜根”的营养。那种寂寞不是虚空苍白，而是像广阔的大地上下过了春雨，使贫瘠的土壤孕育奇迹。在春去秋来的轮回里，在阅读中度过如同嚼菜根般“寂寞”的日子，会让一个人出落得如水沉静，如山稳重，如河流欢腾，如万物蓬勃……

携书上下班第三个月，我决定回到“嚼菜根”的状态，把路途和午休时娱乐时间都利用起来。这个过程，需要咬牙拒绝同事们邀约去吃美食、逛服装店、刷官斗剧……有人笑问：人生苦短，何事须“嚼菜根”？我亦以笑作答。

书卷多情似故人，若长久不读书，便好像背叛了这位故人，令自己变得浮躁俗气。而清口微苦的书中“菜根”，会让你与那个宁静清雅的自己再度重逢。

## 走近李致

◎ 冯俊龙

人和人的相遇讲究缘分，人和人的相知却有许多渠道，比如通过文字。从字里行间了解一个人，也许更加深刻、全面、独到。我和李致的认识，是从先读他的文章，到与他相见，再到读他的书，一步步熟悉起来。

今年年初开始，我陆陆续续拜读了李致十多篇文章。这是李致回忆他在不同历史时期，与不同历史人物接触，以及他怀念亲人的往事随笔。从这些文章里，我感受到李致为人的踏实、为文的平实，感受到一位九旬老人对人对世、对人性的深刻理解。

李致是巴金（李尧棠）的侄子。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。与一代文豪亲密接触的李致，到底是怎样的人？

带着疑问，在一个暮春的下午，我终于见到了李致。房间里，李致端坐在椅子上。直立的白发、慈祥的笑容，眼前的李致和我以前所见的照片没有什么差别。

“欢迎欢迎，我的腿不大方便，就不站起来了。”李致满脸歉意，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，叫着我的名字。他热情地说：“请坐请坐，就挨着我坐，好说话。”李致的手宽大而温暖。他戴着眼镜，微笑着看着我，我先前的紧张不翼而飞，仿佛是坐在家族长辈面前接受教诲的后辈。

“我今天要送你三本书。”寒暄过后，李致边说边去拿放在书旁边的笔。我赶紧拿过书来，请他在扉页上签名。

“你要多读巴老的《随想录》，它对你们年轻人会有很大帮助。”李致逐一在送我的三本书《四世巴金》《昔日足迹》《铭记在心》上认真签完名，严肃地对我说。我急忙答应。但我真没有读过《随想录》，心里想，先读完眼前这三本书，应该就对巴金及他的家族有个大概的了解了吧。

李致的文章《捐寒衣》，写他还在读小学时，节约零花钱，甚至宁肯中午饿肚子，也要把钱捐献出来给前线的抗日将士做棉衣。

我们的话题又转到李致年轻时在重庆革命

的那段经历。

我后来从李致的《昔日足迹》中，大概了解到他的生平。这些篇幅不长，情真意切的文章，勾勒了李致从出生到成长，从个人到家族，从家庭到事业的轮廓。《昔日足迹》可以算是李致的个人传记。无论身份怎么变化，他都始终保持着一颗向上、向善的心。

我希望探寻一个家族对一个人究竟有怎样的影响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是以他的家族为背景创作出来的，但现实中的李氏家族是怎样的呢？

“巴老对我的影响至关重要。”李致语调平缓却坚定。《四世巴金》是李致给巴老用文字立在世间的的一座碑，记录了李致和巴金的亲情故事。看完这本书，我想，一个家族中的灵魂人物是何等重要，这个人将决定性地影响一个家族的性格，而不同的性格造就不同的命运。

《铭记在心》是李致献给他人生路上难忘的人的永恒纪念，李致感激关心帮助他的所有人。时隔多年，他依然记得第一次出远门时，在重庆新华书店遇到特务，受到进步店员好心提醒的那些细节；他永远怀念那些在他人生道路上遇见的好人，给他温暖和爱的亲人，以及在工作上给他关心帮助的同事。

李致虽然年事已高，视力下降，但思维敏捷，说话条理清楚，逻辑严密。

李致遵循巴老教诲“说话要说真话，做人得做好人”，努力向优秀的人学习。在他的作品中，他对每个人、每件事的回忆和记叙，都保持着本真，决不矫饰遮掩，所以李致的作品，可以当成他的个人传记来读，更可作为史料研究之用。

李致尊师爱友、情深义重，为文真诚、朴实，不无病呻吟、不故弄玄虚，为人亦是如此。我虽然和李致年龄相差接近50年，和他也认识不久，但通过他的文字，我已对他有了更多了解，或者说通过文字已经和他相知。

## 万紫千红绘山川

◎ 何世进

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指导下，田野山川铺绿叠翠。各地市政也大显身手，在城市建设供市民休闲的森林公园。

我的家乡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几年前种植了上万亩荷花招徕游客，并成功地举办了首届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。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正成为这里的生动写照。

“天下山水之观在蜀，蜀之胜曰嘉州（今乐山）。”乐山市不仅有秀甲天下的峨眉山吸引海内外游人，还有三江汇流的美丽景观。

春未夏初，我与妻儿漫游沙湾区，汽车沿高速公路行驶，透过车窗望见三角梅在护坡之上密密层层地铺展。为何在百花里选中了三角梅呢？我想，大概是因为它既美观又适用吧。

乐山在中区打造了中国地级市中最大的城市绿心，从清晨到夜晚，这里吸引了大批游客流连。这里种植的鲜花品种成百上千，一年四季争奇斗妍。

几年前的一个金秋时节，久雨放晴，天高云淡，我们一家五口驱车郊游新美的景区湿地花海。车至景区边沿，见长长的坡坎上遍种五颜六

色的花卉，宛如一条绵长无际的绣花壁毯，而今通向沙湾区长达数十里的三角梅画廊便是这绣花壁毯的拓展。

在景区极目四望，好一个万紫千红花的海洋！有大红大紫，有墨紫中透绿，有紫中带蓝的花，其间又掺杂着鹅黄、金黄、雪白、粉白，真个姿彩纷呈，恍如童话世界。人游花海，人似花；花拥人行，人映花。

万亩湿地花海建设者的匠心独运还体现在地理位置的选择上——它建在铜河畔，湿地花海与清幽幽的河水相依偎，让人赏之余还可观赏河道风光。

湿地花海是乐山人创建的新美奇观，在美丽巴蜀，旅游景观千姿百态，让人心驰神往。在成都市郊的青白江，我和家人探亲访友时也在一个湿地公园休息，公园面积不大，却也令人心旷神怡。游人可以随意坐在观景台的木椅上尽情观赏波光粼粼的人工湖。

我这半身不遂的垂垂老者，在妻儿陪伴下，也能时常漫步乐山的绿色森林公园，享受游赏之乐。我们几代人结伴而行，于英语欢歌中感受到生命的律动与人生的欢乐。